

<阿嬤>

這年頭,像阿嬤這樣的人已經不多了。

她身材瘦瘦小小的，長年辛勞讓她的身子嚴重駝背。但是九十幾歲高齡仍可以自己打理一切生活起居，洗衣、煮飯、種菜、澆水、倒垃圾是家常便飯；還不時到鄰居家中幫忙農務，剝土豆、削蘆筍、賺取些微的零用錢。我們常勸她不要這麼辛勞，她總說活著就是要動，要做些事才有意義。我們都相當以她為榮，也總覺得她會這樣一直勇健，長命百歲，直到那次她跌倒摔斷了腿……

阿嬤姓林名快，出生在日據時代，從小在雲林的馬光長大，沒有現代女孩名的詩情畫意，她的個性就像父母給她取的名，做事總是迅速俐落，不拖泥帶水，而且頭腦相當精明清楚，但是書只能讀到國小畢業，就一直在家中幫忙農務。直到 18 歲那年，經由家人做媒，把她託付給鄰村的阿公，這才離家。兩村莊的距離不過是台大校門口到總圖那般，在那短短的路程，阿嬤填滿了她平凡卻又偉大的一生。在村子裡，阿公是備受村民愛戴的萬年村長，家裡總聚集許多村民來泡茶，天南地北的聊著村子裡的大小事，阿嬤總要忙前顧後的張羅許多事情，同時她也含辛茹苦的養育了七個孩子，和阿公收養的養子們，當中只有一個親生男孩，那就是我的爸爸。她相當疼愛我爸，爸爸從沒離開過阿嬤的身邊，而我們三個孫子也是由阿嬤從小一手拉拔。而姑姑們長大後也都各自組成家庭，大部分跟阿嬤一樣是經由家人做媒，沒有經過轟轟烈烈談情說愛的過程，但她們都很知足，也很珍惜彼此的緣分，和阿嬤一樣用一生來守護成就她們的家庭，後代子孫很多，也都很孝順上進。大家庭的感情緊密連結，每當年節家慶，老三家的三合院總會聚集很多親人，氣氛熱鬧歡騰，是我從小最期待，如今也最懷念的記憶。相較於現代強調自由戀愛，情感氾濫所造成的總總社會問題，阿嬤的愛情，用心守護的家園，看似平淡，卻也細水長流，恬淡幸福。這是我從她身上學到會一生受用的東西。

但是，隨著時代進步，許多事情在改變，阿嬤不太了解，但也努力適應。記得，當初我要念大學，阿嬤是家裡唯一反對的人。因為她總認為，女孩子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會煮飯、洗衣、做家事，將來找個好人家，一生奉獻給家庭。在她眼裡，隔壁鄰居的女孩，念技術學院只要兩年，不需離家很遠，還有獎學金可拿。相較於我念大學要四年，要隻身前往遙遠的台北都市，每學期還要動輒數萬的學費、生活費，對她而言簡直是天文數字。我想是因為她總擔心我在外面會被騙，甚至變壞。但是最後阿嬤擔心的一切都沒有發生，我過得很好，也遇到許多貴人，在我求學的階段給我協助照顧，她老人家也才漸漸放心。此外，原本不了解台大醫學院是什麼的她，每當她跟人家介紹說孫女在台大讀書，在那純樸的小農莊，總能引起對方一番驚呼和誇讚，她才漸漸了解原來念台大也是件挺了不起的事阿。從此，她不再反對我念書，反而要我好好認真、不許偷懶。

記得，大四畢業那年，我邀請阿嬤來台北參加我的畢業典禮。那是她少有的出遊經驗。那次出遊，阿嬤也總像個孩子一樣不斷的驚呼，臉上總帶著少有的自在喜悅的笑容。我們帶她到永康街吃小火鍋，到信義區看 101 大樓，再到台大校園散步，並第一次嘗試時下流行的大頭貼，那也是她第一次看到台大醫學院長什麼樣子。我們祖孫四人開心的穿梭在繁華的台北城，那是屬於我們之間最珍貴難忘的回憶。我忘不了阿嬤要回家時，在火車上留下的眼淚，一直到火車離開我們的視線，她都沒有再看我們一

眼。當時，看著她孤單的身影，我不禁紅了眼眶，第一次感受到阿嬤是多麼的需要陪伴。之後，每當假日我都會盡量回家陪她，當我們在家時，她老人家的精神就變得特別好，我們年輕人熬夜看電視聊天，她都捨不得去睡覺而一直在旁邊陪伴著。每次要回台北，她總會在我的包包裡塞進許多水果、麵包、礦泉水，深怕我在路上餓著了。並在車窗外不斷的叮囑，從小她就覺得我傻呼呼的，擔心我在外被騙被欺負。而我則會一直安慰阿嬤說，我很快就會回來了，還跟她約定將來有機會要再帶她到台北玩。雖然包包很重，但卻是甜蜜的負擔。現在再也沒有人會拿礦泉水加重我行李的重量了，阿嬤也沒有等待到再次遊台北的機會。

日子過得很快，畢業沒多久，我嫁出去也生了孩子，去年還回學校進修，生活步調變得很緊湊，每天都是分秒必爭。能陪伴阿嬤的時間變得很少很少，從之前隔周見面，到後來常常隔一兩個月才能回去陪她一晚。但她的期待卻沒有絲毫減少，總是在老家的藤椅上眼巴巴的望著。直到去年底，有天突然接到爸爸的電話，說阿嬤不小心跌倒摔斷了腿，我趕緊抽空回去看她，距離上次看她已經是三個多月。她老人家躺在床上，身體似乎因為開完刀變得相當虛弱疼痛，但她看見我和寶寶，臉上的線條變得柔和，眼中散發著慈愛喜悅的光芒，伸手過來想摸摸寶貝，但是小傢伙一下子哭了起來，我趕緊把他抱開。再回來看阿嬤，她又變得很虛弱，一直喊痛要我們送她去醫院掛急診，當時已經很晚了，我們想可能她只是希望別人多陪陪她，於是我一邊幫她按摩一邊陪她聊天，這是我第一次幫她按摩，她的腳變得好瘦，似乎隔層皮就只剩骨頭，腳掌則是有嚴重的水腫。但是按著按著，突然聽到她打鼾的聲音，阿嬤睡著了，當時心裡很開心也很滿足，覺得她果然只是需要人陪。

回台北沒幾天，接到媽媽的電話說阿嬤人在醫院，醫生斷層掃描結果發現許多骨轉移，骨頭就像玻璃一樣脆弱。當下，突然覺得一陣天旋地轉，原來很能忍痛的阿嬤，會在那麼晚還要求我們送她去醫院，是因為癌末，那是種需要打嗎啡才能忍受的疼痛阿。再次接到媽媽的電話，是阿嬤在醫院突然心跳停止，放棄急救正準備要送回家。我和兩個弟弟，趕緊請假趕回家，三個人在火車上都沒有交談，回想和阿嬤的點點滴滴，眼淚不停的流下來。總是在藤椅上坐著望著我們回家的阿嬤，那次卻沒有等到我們回到家。

阿嬤，對不起。在你最辛苦的那段日子我沒有陪在你身邊。讀醫學院的我，卻沒有辦法幫你分擔一點點的疼痛。從小到大你教我很多人生的道理，就連臨走之前還給我教導，從你身上，我學會痛的定義。當病人喊痛就是痛，病人若痛，家屬更痛。我愛你，謝謝你給我讀醫學院的肯定，你的期許，你的盼望，還有你那吃苦耐勞，勤儉付出的精神，我會替你繼續活下去。

謹將此篇獻給~我最敬愛的阿嬤~

臨藥所碩一 王貞予